宗忠簡公文集卷之四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書

求教書

出入甚驟

某未冠時持先人遺書一車他無所攜悲吟梗槩慄然去國求師承于四方閱十餘年矣崇筵絳帳所歷數十取道一無所得莫悟其繇因悵然以歸一日拏舟越重湖將泛巨浪以放心志之鬱紆也

盍舊作蓋

並堤而行延緣葦間皆漁聚落得漁老焉邀過其處蔽漏蕭然掃地以坐因詢之曰瀕湖而漁何憊之甚豈術之謬乎曰不然余所學任公子釣也任公子之釣爲大釣巨緇五十犗以爲餌期年而得魚可以厭浙河蒼梧之民也若夫有是具而得是魚則利固可以終身豈不泰乎今有若魚矣而之其具是以病焉其始聞而驚曰求師而取道亦猶是也學未備而欲聞至教固亦難矣盍益之名都

迅舊作速

大邑通儒之聚凡古人所著之書與今日之學者耳目所未及一皆貫穿熟讀要其無所不知無所不有一展底蘊以求至教則於取道其亦庶乎既歸且治之有智叟過門而歌曰辰乎辰乎盍來之遲而去之迅乎已乎已乎筋力憊而死期至乎其再聞之而疑曰諒矣魚人之弗慧也吾又祖其困而取斃耶大魚不易得至教不易求吾其與求魚金志可弔之使改圖乎因訪前日之處首至其鄰

焉因告以學漁之難繼訊之曰子之漁何求之易而利之多耶鄰漁曰予所學詹何氏之釣也不若是之費也詹何氏之釣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荆條爲竿剖粒爲餌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引盈車之魚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爲術無他獨臨河而用心專故能以輕致重也其終乃拊髀而增嘆且至是乎必求大具以要大魚者皆見笑於詹何氏者也亟走以歸屏前日之俗勞一其慮養其氣

盡精白而無巧僞所幾亦有取道之質矣今則行之彌年果獲造先生之門焉恭惟先生道學淵微智識高妙登天庭而拾科第揚仕路而展材畧皆其緒餘耳然則所至則士皆歸嚮所言則世必傳載凡游門下者其於求教而取道無不厭其所欲其前時過江來鄉曲知識皆寄聲相賀曰知子用鄰漁術攜荆條針鉤往遊龍伯宮矣盍勉之干冒師嚴

筆致如俊鶻摩霄不似宋文靡靡乃知仁者有勇德者有言

上鄭龍圖求船書

嘗觀昔有逸客爲江湖隱者、意欲浮家泛宅、便可一生、而吳興太守、敕舟往助之、昔有墨客爲山水遊者、會以暴漲、輒數日不粒、而來陽縣令、具舟往迎之、夫爲江湖隱、是殆徜徉彷徨於塵埃之外、爲山水遊、是殆茹高激清於耳目之表、非有不得已之事、羈酸憔悴之色、彼太守縣令者、何爲乃旦旦然待之、覿覿然驚之、賓賓然恤之、借使有氷氏之子、俯仰空谷、鵝衣之士、蕭寂窮途、寄五斗米、而淵明之歸去來、有不可賦、無二頃田、而衞人之胡不歸、有不可得、全家百指、如飄蓬斷梗、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其當時太守縣令、脫或見此、豈不伐南山之木而濟之哉、其辭窮久矣、家徒四壁立矣、平生不喜爲吏、寒窘犯人、摯摯然迫之使出宦遊、東方、聚室待餉、獨祖母老矣、重棄故鄉而客遠官、遂留不行、乃者家君得幕金陵、去鄉邦、跬步白髮

之老亦既願往低回商畧勢不可久於此昔携家中半而遊東方今又携家之半而歸江南矣然自得脫道得車則至朐山帆則至江左躊躇四顧疾藤而問曰誰哀王孫乎誰借以一葦而使涉大川乎恭惟閣下英風健譽傳在衆口德宇廣濶入有芘賴某也名不譽於賓客之席肩不摩於夫子之墻乃欲囊携長書筆話羈態如轍中鮒犬呼乞憐豈獨他人笑之某亦自笑之矣且謂孤窮無挾之語惟某可言廓落推挽之心惟閣下可望矧龍圖近班非若吳興來陽之卑且賤而其今日懇款亦豈爲江湖隱爲山水遊特得已而不已者哉倘蒙垂德肯聽則飛帆鼓楫泝大江而下其朝浮暮泛者皆恩波也

原本昌黎性情則近毗也膚肖

見王提刑書

天寒日暮雪霜併至蕭條冀北之野犬爭食而鳥啄瘡者乃其所也孫陽過焉昂頭掉尾强起而一

鳴人孰不笑之噫是馬也瀕困等死耳亦知激其感遇夫何傷乎孫陽忽察焉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秣芻以飼之封藥以裹之異棧而羣毛辟易受羈而道路改觀春風入蹄頓掣千里自古詩人書史與會稗小說一皆異口而贊美茲事是以孫陽爲善相馬而精竅比於列星信不誣也某深感於此故復攄其事而進焉重念某一登仕路備驅策者二十餘年蓋亦涉長途縈險道未嘗敢一

雋句入魏嘗

夙夜明明足覘集義

跌以負主人之責者況竊嘶轡爲哉今則既仕而老將至矣以日計之方將羨影於無人之道而猶坐曹以竊祿也嗟夫士不遇知已老死塡溝壑者往往尚有顧某何足數而欲覬閣下之知我而憐我雖然冀北之鳴聊爲孫陽而一發恭惟閣下英姿偉望簡在朝右固宜羽儀帝側而鳴玉禁途迺者暫輟華班出司邦憲擁麾澄按經歷列城正孫陽過門時矣倘僕僕道旁袖書自列不知者皆胡

盧而笑知我者猶謂其激於感遇也不識可賜調
御一經九折之坂否剖心誓天言不悉意

上李丞相書 詩綱

某衰老無所能解但聞賊虜驕蹇尚有橫肆之意
欲言之慮涉自媒欲不言之又恐緩不及事且或
誤國然自媒之罪小萬一於國有誤則罪死無濟
比蒙恩差某知青州兼京東路制置使仰荷朝廷
眷注所以爲一身計則甚安便矣方今二聖蒙塵

衮衮匪躬至此讀一字下一拜益嘆顧慮身名忘其國恤者欺人自欺可恨可憎

天子駐蹕在外京城嗷嗷顒望翠華回輦四海生
靈猶有未復業安堵如我祖宗時者顧一身偷自
安便如憂思過當不能自爲一身安便何恭惟僕
射相公以道應世不忘天下休休有容恢恢無間
欲再造王室欲中興大宋基業想勞心經濟上副
仰成凡所設施必以天下在起居飲食間也前過
京師有河東數百姓來日訴乞收復河東州縣有
數太學生并太學正王擇仁來相見言收河東事

刻刻不忘君國方是盡臣道

於今月二十九日有王擇仁附書并諮目來與某顧某雖不以一身自營爲計而無路可爲相公有志天下願輔佐天子續承焦勞再造中興我太宗奕世一統實緒毋蹈東晉既覆之轍毋安積薪未燃之火某不勝痛憤激切之至所有王擇仁劉子謹此繳納

與北道總管趙野約入援京城書 靖康二年二月

某惶恐再拜上覆北道總管資政閣下春和恭惟

好音之懷令人心惻

鈞候動止萬福竊惟京城圍閉日久君父汪望四方勤王之師入援想不啻饑渴資政爲北道大總管乃將大兵自衛迂回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淮之人俾不能進前固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屏翰伏望早賜指揮進發赴京二三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人心歸嚮軍民怨切願瞻天表之意庶幾虜人畏恐下城引去以示忠節無爲身謀不勝拳拳憤悱激切之至

與河北河東宣撫范納約入援京城書

某惶恐再拜上覆河北河東宣撫太傅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爲天下重輕爲四方軌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之名乃擁兵自衛迂回退縮劄駐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太傅晝思夜度謂臣子大義果如此耶若以周旋無非合於義理伏乞指揮開放道路濟以糧斛令江淮以南州軍皆得自進勤王去京城二三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歸向激切之意庶虜懲戒無有後艱毋爲全身之計不勝幸甚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京城書

某頓首再拜上覆知府待制春濃恭惟台候動止萬福近汪元帥錄云藥方云是左右所撰某竊疑之且有人至親偶感是疾其爲子者豈可安然坐視漫不省察使邪毒之氣漫淫侵蝕耶亦豈可輕聽人言遂一切屏去表發洗滌之劑以助養真元

使三百六十骨節之間更無外邪之證俾其親享無窮之壽而其子自保仁且孝之名乎今賊虜猖獗侵犯畿甸待制使之爲醫者誰歟醫之用藥能表發其外洗滌其內者誰歟既未有爲醫與藥者乃揮諸兄弟令望望然去之曰是時氣也姑當任

刺痛可泣

[illegible]是下[illegible]也已某衰老無能過膺重責夙夜震恐不敢寧處伏望待制炤悉早賜指揮所統諸將起發前進令去京二三程徇寨示賊虜以天下軍民至誠懇切奮不顧身願入覲天表之意毋爲一狗顧惜諸人私意俾賊虜恣肆全無忌憚也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五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賦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

嵩少之麓、萬松鬱然、偃高蓋以鳴風。盤深柢而切天。却揮斤於睥睨、欵化石而頑堅、帳莫致之華我林泉、發聘士之幽尋、課畦丁而小遷、培拱把而氣藏、運桔槔而智圓、寓脩身於種藝、戒除惡於蔓延、

忠簡自道也

期百尺於歲寒扶大厦於將顛眷焉撫之倚筇於肯薈翳其成森若巖谷且溉且壅濯我喬木或攢青而爲酒或飛烟而取墨或採脂以儲藥或祈明而代燭或盤縷以爲扇筵或折枝以當麈玉倘聘士之見須劾尺長於必錄我觀此物碨落節目擅巨棟於廟堂備行艫於海瀆用扶危而利涉肯收功於芒粟肖象伊何萃於一庭蒼官侍坐青衣洧尊鼓瑟瑟於晚吹晃屏幄於朝暾聘士顧之內娛外忻陋軒駟之飛馳避門箔之炎薰我觀此物受命不羣禀直氣以自如信孤標之獨尊聳若高才儼如正人思仰止而企及罷童語之紛紜苟好尚之不移質是非於老生姑置勿談羽服綸巾時矯首以怡顏毋折腰而役形處身世於無心看出岫之飛雲以聘士爲後來之淵明也

古楠賦 有序

巴城之南山有寺曰南龕寺之外有大木曰楠

其生甚久唐刺史嚴武御史史俊皆有詩詞刻于嵓腹嚴曰臨溪插石盤老根史曰結根幽壑不知歲自時迄今又數百年邦人謂之古楠宜矣僕到官之三月兩至岩下讀史嚴之清什感是楠之老於岩谷而可憐也因慨然操筆而賦之曰

楠之生兮層崖之中巔詢之人兮不知幾何年包堅根而下蟠兮貫頑石而澈沈淵竦修榦以上凌兮金孤岑而參倉天大枝崛起虎豹拏攫小枝回屈兮蛟螭蜿蜒頁葉敷陰白晝沈沈輪廣十畝蓊穹百尋衆鳥托宿鄧林非深諸卉仰芘荆雲非陰雨灌瑩兮一塵不染風振響兮海潮同音露下兮鶴唳月明兮猿吟擅此清致亘古迄今有客戾止惻然動中吁嗟斯木之異兮有不遇之窮爾胡不生於泰山之側秦帝東封會風雨之是避豈以五大夫之號而封松爾胡不生於周成之宮禁林

九重顧親賢之是戲豈以封國之瑞而剪桐爾胡不生於分陝之域舍彼召公未必以甘棠之蔽芾流詠於國風抑亦豈無工師之良識爾材之非常用之爲棟梁則足以建九重之明堂用之爲舟楫則足以濟巨川之汪洋用爲宗廟社稷之器則足以參鼎鼎交神明薦至德之馨香夫何默默而甘老於窮山寂寞之鄉徘徊其下恍若夢兮心駭而目眩蒼髯偉人瞑目視曰噫謂子知我乃不吾知吾生於斯長於斯始于毫末至于十圍雨露不吾遺霜雪不吾欺春兮秋兮吾不知代謝之有期漢兮唐兮吾不知興亡之幾時柯葉頗色曾無改移過者千百睥睨焉不以吾爲僕敝輩待之斧斤之害亦幸不懼吾受天地造化之恩孰有等夷子之不智而乃我悲使子處此復將奚爲吾非不知强自取藏器以待時而動老當益壯自任以天下之重倘匠人斷而小之能不浼然而悔痛乃所願比

不材之樗同乎無所用若曰不遇自有物主之非吾所能爲姑亦付之一夢客聞之釋然悟曰達矣夫斯言可書紳而永誦

詩

五言古

東上辭松楸一首

八年坐親黨泯伏長安城甘心傍松楸申我兒子情閉戶慨岩廊讀書笑金籯力田固爲政課童乃

忠孝乃以全也

一字一淚一血

司兵深病骨相寒不蒙軒冕榮維天臨萬邦搜羅世豪英我友挽出之大人今繼明古無忠孝全泣涕衾丘塋爲翁大門閭翻然以東征

感時有序

戎虜長驅京邑陷危此忠臣義士痛心疾首勤王報國之秋也而宰臣遷家郡守踰垣縉紳士大夫陸竄水奔使人主嬰孤城以自守無一犯難者事小定矣而上書獻策之人亦未有慨然

以東者世道之衰一至此乎太息之餘以詩自道

卿士辱多壘天王憤蒙塵禦戎要虓將謀國須雋臣百戰取封侯未必亡其身懷奸廢忠義胡顏以爲人吁嗟世道衰大僇加縉紳平居事奔競梁汴分雲屯一旦國步艱四迸如星繁輔相已擇棲守令仍踰藩冠蓋陸西竄舳艫水南奔鄙夫用慨然策馬趨修門勤王羞尺柄悟主期片言時來倘雲龍峩冠拜臨軒逶迤上玉除造膝伸元元措世於泰寧歸來守丘壑

琢句近杜陵

學才論華山狀如執珪多產貴人

立語心自驚可見忠

謁華嶽一首

楊賜嶽所挺嚴武金天晶二子爲時出顧我非炳靈維嶽鎮四方氣秀天骨青嶙峋立千仞力能產公卿降神詠崧高讖諱仍反經取象到執珪謫怪如洞冥平生笑窮奇立語心自驚我質培塿耳曾山固崢嶸誰言華嶽高我山摩玉京是中所包藏

臣義士不特立德立功

丹碧參瑰瓊平居蟄雲雷飛雨溢四溟此豈真有之落筆紛縱橫發我文物秘象渠膏澤傾太華屹不摇我山身載行

五言律

雨晴渡關二首

燕北靜胡塵河南濯我兵風雲朝會合天地晝清明泣涕收橫潰隻枯賴發生不辭關路遠辛苦向都城

寵光字面本唐人恩澤了了字入宗

壯氣令人辭易

其二

蕩滌真成快氛霾不敢陰萬花恩澤了二麥寵光深地勢瞻仙掌河源識帝心馬頭迎霽色詩句日邊尋

過潼關

一雨崤函底風沙放我過嶽神猶假借官吏莫誰何塹斷思航渡城堅戒石摩一夫工墨守寧恰萬夫多

忠義國紳聽于無聲

道逢鄉人笑僕騶馬之瘦
生笑長裾曳仍羞下澤奔據鞍非馬援叱馭豈王
尊汗血能觀國的顱終感恩莫欺騶馬瘦揮策詣
金門

五言絶

盤豆鋪南李翁園

李翁卧亭午春深掩柴荆忽然風雨響疑是勤王
兵

六言

題趙園

瑶瑛夾侍梅臺琴瑟自鳴松島山中野服相伴足
以亡憂遣老鑿池智有泉源種木胸無芥蔕蟠頭
吐水涓涓端是銀潢一泒

七言古

道逢散遣之卒云講和退師無所用之矣輙
以二十六句道胸臆

白小留心世道

忠簡真將種也與徒讀父書者天淵

濃墨梢皆淡墨梢中人代言者可嘆可嘆感慨至此

翁擁麾幢我爲兒剽聞竊睹皆兵機其中襲擊不容瞬飈行電掣猶逶迤戎人長驅越大河天下震驚觀闕危肉食之謀殊未臧我憤切骨其誰知慨然奏疏金馬門力陳盟賂損國威嚴尤下策尤可笑晁錯上書亦奚爲道路荆棘初剪除花如步障吾東之八年閉戶尺蠖屈一旦渡關匹馬馳行行側身聽戎捷忽聞募士詔遣歸濃書大墨梢教詔曰敵悔過今退師羽檄向來召貔虎乃詠出車謂

要覺溫厚和平足徵養氣

杖杜棄兵銷刃兵猶怒却把鋤犂農鼓舞君王神武今藝祖爾賊不歸汙我斧 兵猶怒詩却怨而不怒忠簡真有至性真有定養

七言絕句

曉渡

小雨疎風轉薄寒駝裘貂帽過秦關道逢一澗兵徒涉赤脛相扶獨厚顏 蓋冀逃兵也獨字恐兵不服當時宰執主南渡者巧言如簧

清致

華陰道中

煙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欄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

其二

菅茅作屋細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

其三

寧王畫作金盆鴿韓愈詩誇玉井蓮瓦缶泥泓村落小亂茅羣雀不堪傳

至洛

都人士女各紛華列肆飛樓事事嘉政恐皇都無此致萬家流水一城花

華下

千岩層出亂雲飛失我平生洞府期夜據征鞍不交睫衆頭彈指睡希夷

馬上口占

忠藎溫厚何減彼都人之章

上逼唐育

朝氣所鼓正是夜氣所存

龍與虎視詫周秦王氣東游作卞京陰祝巨靈移此險大河爲塹嶽爲城

蚤發

緻幄垂垂馬蹈沙水長山遠路多花眼中形勢賀中策緩步徐行靜不譁　清不譁儼是有聞無聲氣象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五終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六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雜著

寧國長老語錄序

趙州栢子果是分明靈雲兩花更無疑惑一宿不爲迅速九年未是遲延萬法只是一門千口豈有兩舌寧國堂頭宗乘東道覺路南車儒釋兼通死生了達包藏無礙常發大慈悲心度接有緣默傳

正法眼藏如其赴昧願師提撕濟我無底舟航還我未生面目深悟筌蹄之要誰此上機姑有土苴之餘寓諸方冊

題鄉麻衣寺瘦佛畫像贊

壁上瘦者乃人天師非病維摩亦非辟支學道雪山跏趺忍饑中包太虛外示清羸方其瘦也一麻一麥鬢髮如蓬巉巖面骨及其肥也丈六金身相三十二爲佛世尊非我癯儒亦非飛仙願此法身充滿大千是故合掌作此偈言

題珣師休牧軒頌

青居曾露一絲頭誤示人能解牧牛宛竟本來無一物未知能使阿誰休一乘休去已忘機恰似當初未牧時雲起雲消本無迹有爲全體是無爲空餘短笠與輕蓑道着休時事早多更向中間問消息夜深無奈月明何

超悟了了竿頭百尺

恨金賊如是一言不肯假借

告金天廟文

維嶽雄峻維神司之雲雷翕張神固專之作帝金天號位高明云胡戎醜竊我盛名夫金者奠方則爲西制器則爲兵論幣則爲上鐘人則爲英厥號孰允可享維神彼虜無知擅于厥身匪國之殃繄神之僭神弗殄誅爲神之羞大發陰兵百萬其師怒目張牙龍甲豹皮彍弩橫刀鐵騎沓馳助我羆熊戮彼鯨鯢神以獨尊祀以不隳借神威靈一掃

縱擒仕已出世世間如是如是

無遺。

請寧國再開堂疏

伏以山上浮雲本無心於去就。海中潮水豈有意於往來。無非時節因緣。要識卷舒任用。寧國堂頭自家衣鉢。非徒庾嶺傳來心地。泉源便是曹溪流出。吞盡三世諸佛跳出四而八方七縱七擒縱橫妙用三仕三已喜慍不生何妨舊店重開可謂前燈復續珠還合浦鶴返故巢正當恁麼時請說這

箇汰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伏以萬汰本空一性圓寂撚花鷲嶺曾虧一笑之瑕西壁少林猶病多言之失必也忘真俗之二諦泯色空之兩途自非圓頓之流曷致機筌之用其人長老洞明宗旨深達祖風始出世於治平實印可於汰湧退藏密旨栖心彌勒之道場重振宗乘示跡汰輪之古刹人天共集凡聖瞻依會須振領提綱十方坐斷若也超佛越祖一線不容除是慣戰作家能具正汰眼藏既登寶座願振潮音俯徇衆情無煩退托

慣戰作家具正法眼藏非忠簡儔足當之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靈山正汰眼本從微笑傳來金粟不二門亦向無言悟入必將說難說之汰相與參未參之禪灼然開口便差須是當仁始得其人導雲門之一派住龜鷲之三春祖風夙振於淮壖道價浸高於海內

屬寶林之虛席合衆刹以謀師既蒙赴感於隨緣何異逢場而作戲前日瑯琊席上已示老婆心只今襄水岸頭佇聞獅子吼

爲華州作延請畫老疏

義標第一建特地之伽藍語揭前三屹衝天之窣堵雖伏神龍之暗護亦資象數之冥搜不有當仁豈容作禮其人性融圓覺迹契因緣定裡光明入慮持之境界句中洽令得智老之門庭願解禪包來提祖印奮拳擲臂宜借掌於巨靈舉拂拈鎚試拔蓮於玉井不憂末劫端是本心

千手眼大悲偈

千手一手用千眼一眼觀用觀無差殊何必許多般

覽鏡偈

覽鏡影還在掩鏡影還亦試問鏡中人却歸什麼處

盧行者偈

休問東西南北莫說之乎者也直饒神秀文章不似者盧行者

佛說偈

後學要說禪教人學圓謎佛祖意分明但爲傳衣

諸忠簡集令人忠義憤發故知此偈是傳衣偈

北京圖書館藏